

# 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十三)

葛铁鹰

【22】《贤人名士事略》(Siyar 'A'lām al-Nubalā')

作者舍姆斯丁·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扎哈比(卒于1374年),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圣训学家。祖籍土库曼,出生和故世均在大马士革。其附名扎哈比(al-Zahabī)的意思是金匠,因为其父以制造金器为业。殷实的家境使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长大后像所有有志研究圣训学的人一样,遍游沙姆地区各大名城,拜师访学,后游学埃及并到麦加朝圣。他求教的导师中不乏伊本·泰米叶那样的大师。学成后开始关注史学。在大马士革近郊风景秀丽的姑塔一个村庄里,担任“海推布”(伊斯兰教义演说家)达15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著书立说最丰富和最重要的时期。之后在大马士革多所学校任教,桃李满天下。临终前5年,因患眼疾,拒绝治疗而双目失明,但教学和著述不曾中辍。

扎哈比是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大师群中一位显赫和特殊的人物。当代阿拉伯史学史权威沙基尔·穆斯塔法认为,他是“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知识最渊博、著述最多的历史学家”,是“伊斯兰历史上搜集采录资料最多的人之一”(见《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4卷,第52页,黎巴嫩大众知识出版社)。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著述数量大,有据可查的即有235种;第二,著述篇幅长,其中相当部分的原作达30卷——其原作14卷的《贤人名士事略》若译为汉语,至少也在1200万字以上;第三,与那些在筛选人物或记录事件或进行评论时多采取较为中立立场的史学家不同,其罕百里教派观念异常鲜明,对反对自己教派者或研究其他学科者的态度强硬甚至偏激,如他称苏菲教派者为无聊的、空想的人,称潜心化学者为精神错乱的人,称哲学家们在宗教中制造黑暗的人等。为此,他生前身后皆遭到不少人的抨击和攻讦,连他的学生都提出异议,表示不满;第四,大多数阿拉伯历史学家是以一种体裁编写史书,例如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而他则是双管齐下,以两种体裁为后人留下两部史学巨著:纪事本末体的《伊斯兰历史》(原作21卷)和纪传体的《贤人名士事略》;第五,他的史学著作占其全部著作一半以上,

这一成就使他成为当年阿拉伯史学研究阵营中沙姆学派的领军人物,并形成了与麦格里齐为首的埃及学派平起平坐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扎哈比的14卷《贤人名士事略》实际上不包括他本人计划中的第1、2卷,他说人们从其《伊斯兰历史》一书中将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传记“移植”过来即可。阿拉伯学者和出版机构自1956年起开始整理校勘此书,但只出版了一两卷,直到1981~1983年才由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出版全集。此书是已出版发行的阿拉伯古籍纪传类经典中篇幅最长的一部。

◆本文依据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1998年第11版28卷本(最后5卷为目录索引)。

§1,第7卷,第449页:

(人物:哈马德·本·赛莱麦)

伊斯哈克·本·杰拉赫说,穆罕默德·本·哈加吉对我们说:“从前有个人和我们一起在哈马德·本·赛莱麦那里聆听教诲。后来此人去了中国,回来时给哈马德带了礼物。于是哈马德对他说:‘如果我接受它,我就不向你传述圣训;如果我不接受它,我就向你传述。’那人道:‘那就请您不要接受,向我传述圣训吧。’”

按:据记载,哈马德卒于伊历7年,也就是公元629或630年前后,此前有人前往中国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惜本段文字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姓。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传说,不一定确有其人。其目的是激励穆斯林学者和民众求知尤其是研究宗教知识的精神。在当时的人看来,中国是个遥远的国度,去一次要经历千难万险,从那里带回的礼物也一定精美贵重,但这同聆听导师传述一条圣训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我们从中了解到古代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作为最高档次的礼物,用于与“聆听圣训传述”这样一件对穆斯林来说十分神圣之事的衡比关系,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

§2,第14卷,第272页:

(人物:穆罕默德·本·杰里尔)

海提布说:“教法学家艾布·哈米德·艾哈迈德·伊斯法拉依尼告诉我说:‘即便有人前往中国去

收集穆罕默德·本·杰里尔的经注,(其所获)也不会很多。”

按:穆罕默德·本·杰里尔,即《历代民族与帝王史》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泰伯里(公元838~923年)。他除了这部名著外,在伊斯兰学术史上更为出名的是约合中文1000万字的《古兰经注总汇》,人称《泰伯里经注》。该著作被公认为传闻经注学的典范,蜚声伊斯兰世界,后来的《古兰经》注释,无不从这部巨著中摘抄或转录有价值的资料。

此段文字中“即便……”一句的深层意思,由于未见相关注释,笔者尚难揣定。从字面看,可能是说泰伯里的“经注”十分重要,各种版本不一定全,且很难收集到新的内容,即便到中国这样一个遥远地方去收集,恐怕也找不到什么。不过,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古时阿拉伯人的另一名言:知识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应该说两句话中的中国都是代指极远之地,而不是说中国那里有“经注”或“知识”,这一点较为重要。因为时下一些学者常从后一句名言中引申出阿拉伯人早在公元7世纪初就对中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知道那里文化发达、文明昌盛,所以号召人们到那里去求知。这种超出语汇和语法定义的过度延伸,是颇值得商榷的。

§3,第15卷,第133页:

(人物:卡迪尔·比拉<sup>[1]</sup>)

这一年(伊历403年)里,河外地区首领艾伊莱汗(ʿAylah Khān)死了。十几年前,他从萨曼人手中夺取了该地。此人暴虐成性,极其凶恶,令人生畏。他与突厥国国王托干(Tughān)常打仗。后来,他的兄弟托于继承王位,而伊本·苏布克铁斤(Ibn Subuktikīn)则偏袒他。于是中国军队出动超过10万帐人马与托干作战。托干迎击了他们,真主赐予了他胜利。

<sup>[1]</sup>阿拔斯朝第25任哈里发,公元991~1031年在位。

§4,第15卷,第179页:

(人物:哈基姆<sup>[1]</sup>)

这一年(伊历404年)前后,突厥国国王托干率领的穆斯林与中国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战争持续了很多天。中国异教徒被杀约10万人。

<sup>[1]</sup>哈基姆·比艾姆里拉(公元985~1021年),埃及法蒂玛朝第6任哈里发,996~1021年在位。其名字的意思是:以真主的命令行使权力者。

§5,第17卷,第278~279页:

(人物:托干汗)

突厥人,突厥斯坦、巴拉沙衮、喀什、和田、

法拉布的首领。

中国和契丹聚集了前所未闻的大量军队对他发起进攻,据说有30万人。当时他正在生病,说:“真主啊,让我痊愈去抗击他们吧。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再让我去死。”真主使他痊愈了。于是他调集兵马,夜袭了他们,杀死他们20万人,俘虏10万人。这是一场发生在(伊历)408年的重大战役。他将无数战利品带回巴拉沙衮,到达那里不久便一命归天。他是一位信仰虔诚的教徒,勇猛无比的英雄。

按:以上3段记载,都与发生在11世纪初我国史称“喀喇汗高昌战争”有关。可参阅本连载(七)《历史大全》§21(《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5期)。

§6,第19卷,第56页:

(人物:马立克沙<sup>[1]</sup>)

穆艾耶德在其《历史》一书中说:“他(马立克沙)从外表到内涵都是名副其实的最好的人之一。自中国边界到沙姆尽头,自罗姆王国到也门,人们在进行宗教演说时都会为他祈祷。他征服了阿勒颇,世界都归顺于他。”

<sup>[1]</sup>马立克沙(公元1055~1092年),参见本连载(七)§23注释。

§7,第20卷,第158页:

(人物:萨德·海依尔)

著名教长,杰出的圣训学家,大旅行家,商人。他从安达卢西亚去了中国地区,于是你看到他把自己的名字写成:萨德·海依尔·安达卢西·隋尼依(中国人或中国的)……卒于(伊历)541年。

§8,第22卷,第141页:

(人物:花拉子模沙)

穆瓦法格讲了不少事情,他说:“当时河外地区诸国臣服于契丹,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国王们也要向契丹纳税。这些民族在中国突厥人(Turuk al-Şīn)与我们之间犹如一道壁垒,他(花拉子模沙)征服了这道坚实的壁垒,无人再敢抵抗他。然后他转向克尔曼,接着是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继而觊觎沙姆和埃及。”

§9,第22卷,第233页:

(人物:纳赛尔·里丁拉<sup>[1]</sup>)

(伊历615年)花拉子模沙回到布哈拉国后前往尼沙普尔。他被告知鞑靼人想和他建立联系。成吉思汗的使者前来请求休战,说:“大汗向你致意。他说:‘我清楚地知道你作为素丹的伟大,你就像我最亲爱的孩子一样。我手中掌握着中国诸王国(Mamālik al-Şīn),让我们和睦相处,让商人们往来无阻,让我们的国家昌盛起来吧。’”素丹对使者马

哈穆德·花拉子密说：“你是我们的人，应该和我们一条心。”说完赏赐他很多珠宝，请他做自己的谋士。他答应了。于是素丹问他：“你跟我说实话，成吉思汗真的占领桃花石（Tamghāj）了吗？”答：“是的。”再问：“其旨意何在？”答：“媾和。”于是素丹同意讲和。成吉思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后来从鞑靼方向过来一批商人，素丹管理河外地区事务的舅舅财迷心窍，不仅抢夺了他们的财物，还将他们抓了起来，说他们是鞑靼人的密探。成吉思汗派使者前来传达他的质问：“你曾允诺保证我们商人的安全，背信弃义是可耻的。假如你说是你舅舅干的，那就把他交给我们。否则，你将看到我会像你了解我的那样去做！”当时，花拉子模沙头脑发蒙，固执己见，竟然下令将来使全部杀死。他铸成了怎样的大错啊！之后，他在撒马尔罕加紧设防，调兵遣将，聚草屯粮，准备迎战。然而大势已去，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sup>[1]</sup>阿拔斯朝第34任哈里发，公元1180~1225年在位，为该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哈里发。他智勇双全，素有大志，曾剪除巴格达军事要人的势力，一度使哈里发制度得以振兴。面对花拉子模沙的步步进逼，曾幻想蒙古人将其消灭，以解多年之忧，孰料最终的结果是两大王朝同覆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

### 【23】《释疑》（Tawdīh al-Mushtabih）

本书全名为《圣训传述家本名、附名、别名、别号正确读解之释疑》。作者伊本·纳赛尔丁（公元1375~1438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圣训学家。祖籍叙利亚哈马，生于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一个村庄为捍卫伊斯兰教而遭杀害。著述很多，大部分为抄本。经校勘出版的有3卷本《先知的诞生》、《伊本·泰米叶的胜利》、《丰富的答案》等。本书是作者针对前人有关圣训传述者名姓身世著作中一些含糊费解之处，所做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总结归纳（所以书中常见“他说、我说”这一阿拉伯古籍中标准的辨正形式），颇受后世学者重视。全书约合中文500万字。

对于本书中关于“中国”和附名为“隋尼依”（中国的）的阿拉伯人的记载，可与本连载（一）中赛姆阿尼的《安萨布——谱系》互为印证，互为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记载的都是圣训传述家。

◆本文依据贝鲁特使命出版机构1993年第1版，9卷本。

§1，第5卷，第445~447页：

隋尼依（中国的）：

他说：伊卜拉欣·本·伊斯哈克·隋尼依，听

雅古布·古米传述过（圣训），向穆罕默德·本·欧斯曼传述过。

我说：（以下传述世系较长，从略。）经伊卜拉欣传述过这样一条圣训：“女人从怀孕到分娩，再到婴儿断奶期间，如同真主的卫士<sup>[1]</sup>。假如她在此期间死去，她应得到殉教者的酬报。”

他说：穆罕默德·本·伊斯哈克·本·叶齐德·隋尼依·巴格达迪，听胡莱依比及其同代人传述过，他（所传述的圣训）属于弱而无力的。有5个地方叫“隋尼”，（其中一个）是东南方众所周知的地区。

我说：附名可追溯到那里的还有……

哈密德·本·穆罕默德·本·阿里·谢巴尼·隋尼依，他听赛利·本·胡泽麦及其同代人传述过。

艾布·哈桑·萨德·海依尔·本·穆罕默德·本·赛赫勒·本·萨德·安萨利，他以“隋尼依”闻名，因为他去过中国，消失很长时间后回到伊拉克，从此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隋尼依”，并广为人知。他是东方最后一个听过艾布·曼苏尔·阿卜杜穆哈欣·本·穆罕默德·沙希传述的人。卒于（伊历）541年。

穆罕默德·本·阿里隋尼依，人称传述家阿塔比，是塔希尔·本·侯赛因<sup>[2]</sup>及其儿子阿卜杜拉的（宫廷）诗人。

他说：隋尼是瓦西特的一个村落，上隋尼和下隋尼是凯斯凯尔的两个地方。中国店铺，那里曾有一法官和宗教演说家叫哈桑·本·艾哈迈德·本·马汉，艾布·伯克尔·海提布曾写到过他。

我说：雅古特提到叫“隋尼”的有5个地方，“隋尼娅”是第6个。作者（与之辨正者）遗漏的是，隋尼还是靠近亚历山大的一个地方。雅古特根据阿姆拉尼的记述讲到了它。

<sup>[1]</sup>此处的卫士原文为：al-Murābit，北大《阿汉词典》释义为：警卫或伊斯兰教隐士。

<sup>[2]</sup>原为哈里发马蒙手下大将，后派往呼罗珊镇压当地起义，成功后自立为王，是史称塔希尔王朝的奠基者，公元822年被暗杀。其后代统治该地区达一个世纪左右。

### 【24】《古兰经条例总汇》（al-Jāmi' ahkām al-Qur'an）

作者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安萨利·科尔多比（卒于公元1273年），著名经注学家，安达卢西亚科尔多瓦人。曾到东方游历，后定居埃及，在那里去世。他的这部经注学名著原作20卷，约合中文800万字，也以《科尔多比经注》闻名于世。其他著作有《以修行和知足消灭欲念》、《逝者和来世

的情况》等。他信仰虔诚，生活简朴，从不矫揉造作，长年往来行走都是一套便服，一顶便帽。

◆本文依据黎巴嫩阿拉伯遗产复兴书局1995年第1版，10卷本。

§1，第4卷，第233页：

(《古兰经》7-59节条下，原文略)

纳加什听苏莱曼·本·艾尔盖姆说，后者听扎哈利说：“阿拉伯人、波斯人、罗姆人、也门人是萨米·本·努哈的后代，信德人、印度人、僧祇人、阿比西尼亚人、吉卜赛人(al-Zutt)、努比亚人等所有黑皮肤的人都是哈米·本·努哈的后代，突厥人、柏柏尔人、中国后面(的人)<sup>[1]</sup>、雅朱者和马朱者人、斯拉夫人都是雅非斯·本·努哈的后代。总之所有人类都是努哈的后裔。”

<sup>[1]</sup>“中国后面”(Warā'a al-Ṣīn)，作为一个词组，笔者在本连载(四)§9中，曾译为“中国以远”。这个词组含义比较模糊，至少是我们现在尚未完全搞清楚，尽管古代阿拉伯人使用它时可能有一个较明确的地理概念，但也不排除他们对“中国”的概念是模糊的。

首先，根据阿拉伯人所处的位置，将信德、印度和突厥等地排除后，这个词组究竟是指中国以外哪一个方位呢？东西南北，表面看最有可能是南面，而东面和北面他们是不甚了了的，且认为中国本身就位于极东之地；最不可能的是西面，但从传说中也门土伯尔去征服“中国以远”民族叛乱的记载中看，假设他们真的去过，文字中给人的感觉，其所到之处正是包括吐蕃在内的当时中国的西面。

其次，这个词组会不会是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本土的一种代称呢？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当时已知世界的重要地区或民族都被一点明，唯独没有中国，而在阿拉伯古籍类似的记载中，这个词组的位置一般都被中国所占。更何况从逻辑上说，中国后面都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国呢？

再者，由于阿拉伯古籍中“隋尼”一词并不仅仅确指中国，所以“隋尼后面”也就不一定只指“中国后面”。这一点下文将提及。

§2，第4卷，第302页：

“穆萨的宗族中，有一伙人，本着真理引导他人，因真理而主持公道。”(此为《古兰经》高处章第159节经文(引自马坚《古兰经》中译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古兰经》译文皆取马译本。)

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人们走正路。“主持公道”是

指在裁决中。《经注》<sup>[1]</sup>一书中说：“这些人是中国(隋尼)后面、莱姆勒河(Nahr al-Raml，意为沙河)后面的一个民族。他们本着真理和公道信奉安拉，笃信穆罕默德，摈弃安息日(al-Sabt)。他们现在朝我们的礼拜方向礼拜。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来过我们这里，我们中也没有一个人去过他们那里。据说在穆萨之后发生分歧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伙人本着真理引导他人。他们未能成为以色列人中扎赫拉尼人(Tahrānī)中间(的一部分)，安拉将他们引出至大地上一个与人隔绝的地方。于是他们便成为一个族群。他们走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走出中国(隋尼)后面。他们至今都坚信真理。人们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海，因此无法到达他们那里……”

<sup>[1]</sup>本书作者在此处未说明该《经注》的作者，可能前文中有所提及，也可能约定俗成地指某名家的《经注》，比如泰伯里的。待查。

按：此段文字中两次提到的“中国后面”，对“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的探讨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古兰经》正文中没有出现中国或隋尼一词，那么对其进行注解的宗教典籍将经文中“有一伙人”指明为来自“中国(隋尼)后面”，理所当然会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果今后有人能将其中的“隋尼”考定为中国，我们便可以说《古兰经》这部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经典，其部分内容间接地涉及到中国。

“中国后面”或“隋尼后面”这段文字中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诸如没人去过那里、隔着一个海、沙河后面等表述，使人联想到中国，但“未能成为以色列人中……”一句，又使人觉得与中国相去甚远。

不过这里的“隋尼”，也让人联想到古代阿拉伯史地学家们一再指出的埃及亚历山大附近那个叫“隋尼”的地方。后者确与中国有关，还是它只是一个与阿拉伯语中的中国同音的地名，尚待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但有一点必须说明，阿拉伯语中“隋尼”一词，不仅仅是一个用于地名或人名的专有名词，它也可以以普通名词形态出现，这在阿拉伯古籍中并不鲜见。此时“隋尼”的含义是“被保护者”，引申为(对伊斯兰教)“信仰虔诚者”即受到真主保护者，因为只有信仰虔诚者才能受到真主保护。既然它可以作为普通名词使用，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在今天所指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地区，存在与中国毫无关联的同音地名。

至于说到人名，主要是指一些阿拉伯史学家讲到中国名称由来时，经常要提及的一个传说：努哈

有一叫“隋尼”的后代在中国定居下来,所以后来那里就被称作隋尼了。从这种传说中得出的“结论”,自然不被学术界认可,因此在学者们谈及相关问题时很少被提及。

鉴于本段译文内容关涉于宗教学术问题,笔者实无力深入议论,但还是想把一位中国学者的“相关链接”引出来,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探讨的问题。张德鑫先生在其论文《关于“中国”的译称》中说,近读《圣经》,发现这部古希伯来文化经典中提到中国处简直凤毛麟角,但觉得《旧约全书》中《以赛亚书》第49章12节中几句话似跟中国有关:“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希尼’)。”这是香港圣经公会1981年的中文本,但日本圣书协会1980年的中译本却是:“从远方来,从西、从北、又从南方的希尼来。”并附注:“希尼,埃及南部一城市,该城有犹太人的一个大社区。”两个中文版对“希尼”的译注很不一样。(中略)尽管尚未见秦代已有犹太人移来的正式记载,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威名远播,其影响经西域、印度传至中东是有可能的,因而Si'nim的读音近似“秦”不太可能是巧合。再从行文逻辑分析,上文“从西方来”,下文自然应是“从东方来”,现以“从秦国来”代之,“秦国”当然顺理成章指东方的中国了。另从英语本身考察,形容词Sinitic(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文化的、汉语的)及构词成分Sino(中国的)皆是Si'nim衍生出来的,并产生其变式China。由此也可佐证China从根本上说正是“秦”的音译。(见《中外语言文化漫议》161、162页,张德鑫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先生探讨的“秦”与“China”之间的渊源问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一时也很难有定论,只能待参与探讨的人多了,挖掘的资料多了,找到的证据多了,而使问题变得比以前清晰一些。引述这段文字的目的,不是要探讨“秦”与“隋尼”的关系或是“隋尼”与China的关系,而是提醒读者注意学者们指出的“希尼”,这可能对我们寻找古代阿拉伯人所说埃及那个叫隋尼的地方有所帮助,也可能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后面”这一词组的含义有所启发。

§3,第6卷,第232页:

“一直走到日出之处,他发现太阳正晒着一种人,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18:90)

其中,真主所说“我没有给他们防日晒的工具”中的工具,是说他们在太阳升起时用以挡住阳光的

遮蔽物(Hijab)。盖塔戴说:“他们与太阳之间无遮无挡。他们在一个建筑(搭建物?)不固定的地方,只和自己族群的人在一起。每当太阳消失,他们便开始生活开始耕作。也就是说他们不躲在某个山洞中避日,也不住在某个居所中避日。”伍麦叶说:“我在撒马尔罕看见一些人在交谈,其中一个说:‘一次,我出门想去中国,人们对我说到他们那里要走1天1夜。于是我雇了一个人给我带路。我在早晨见到他们,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把一只耳朵当褥子,另一只当被子(在睡觉)。我的同伴会讲他们的话。晚上我们在他们那里过夜。他们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回答:‘来看太阳如何升起。’当我们就这样(说着聊着)时,我突然听到一阵像是刀剑碰撞的叮当声,我顿时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才发现他们正用油膏给我涂身。太阳在水上兴起之际,水中的太阳仿佛油的形状一般,而天际则犹如一个大帐篷。太阳升高了,他们把我汇入他们一群当中。白天过去,太阳从他们头上消失。此刻他们出去捕鱼,然后(第2天)放在太阳下,鱼就熟了。”

按:经注学家此处引述的名人话语,又一次将《古兰经》经文中“日出之处”的“一种人”与中国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不过,那个像许多今人一样希望观赏日出美景的、不失浪漫的撒马尔罕人,其所到之处至多为当时中国的边缘地带,因为一般人一昼夜走不了多远,充其量100公里。也许正因为此,林松先生在其《古兰经韵译》中的这一节经文后加注释云:“太阳升起之地——据传,就是东方,指里海之滨。”(见该书536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顺带一提,阿拉伯古籍中的“东方”,不论是al-Sharq还是al-Mashraq,有时是指大地的东方,有时是指当年阿拉伯帝国的东部地区。

这位撒马尔罕人对中国之旅的描述,尽管不长,却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很多阿拉伯古籍关于中国的、传闻传说传奇式的汇录风格,即虚实参错,真假交织。比如中国有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族群,他们将鱼置于强日光下烤熟,甚至使用“防晒霜”,便可信;而中国人的耳朵大到可以一只当褥一只当被,便不可信。但后者也不得不令我们对古时阿拉伯人的想象力击掌叫绝。有些西方大学者对阿拉伯人的“爱吹牛”大加贬损,其实大可不必。他们喜欢听故事、讲故事,有了稀罕经历添油加醋吹一吹有何不可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为那部堪称世界各民族希奇故事总汇但惟独以阿拉伯语传于后世的《一千零一夜》,而感谢他们吗?!(待续)